

#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姚雪垠  
丰村卷

102

# 102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李楠编

姚雪垠  
丰村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102, 姚雪垠、丰村卷/徐俊西主编;

李楠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21-3589-9

I. ①海… II. ①徐…②李…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6762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郑 理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 102

姚雪垠 丰 村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李 楠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5 字数 296,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89-9/I · 2743 定价: 43.00 元

## 凡 例

---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年8月

##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 目 录

|          |       |
|----------|-------|
| 凡例 ..... | 1     |
| 前言 ..... | 徐俊西 1 |

### 姚雪垠

|          |   |
|----------|---|
| 长夜 ..... | 3 |
|----------|---|

### 丰 村

|                    |     |
|--------------------|-----|
| 望八里家 .....         | 215 |
| 寂寞的小琳 .....        | 248 |
| 我的师傅和他的师兄弟 .....   | 277 |
| 美丽 .....           | 295 |
| 人为什么活着 .....       | 321 |
| 雾漫漫 .....          | 355 |
| 编后记 .....          | 380 |
|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 | 384 |



## 长 夜

### 一

一九二四年的冬天,从伏牛山到桐柏山的广大地区,无数的田地已经荒芜。那些幸而没有荒芜的田地里,麦苗像秃子的头发一样,活得非常的勉强和无聊。树叶早已在霜风中落净,一眼望去,到处是单调而荒凉的赭色土地。

从平汉线的驻马店通往南阳的三百里官路已经荒废,常常有枯草埋没着深深的车辙。官路旁的村落大半都成了废墟,剩下些烧红的墙壁映着蓝天。井沿上围着荒草。碾石上长着苔藓。有的村庄还没有全毁,但大部分的房屋用土坯堵塞着门窗,主人不知道哪儿去了。

一个早饭时候,雾气还没有完全消散,白色的太阳忧郁地俯瞰着原野,枯草和麦苗上掩盖着一层白霜。小麻雀坐在灌木的枯枝上,好像耐不住饥饿和严寒,偶尔啾啾地叫几声,更增加荒原上的凄凉情味。不知从远远的什么地方传过来两响枪声。小麻雀突然一噤,随即一切都沉寂下去。当枪声响过不久,官路上出现了一群奇怪的远路客人,其中有四个学生,一个类似商人打扮的中年人,另外还有两把小土车,那是专为两位年纪较小的学生坐的。他们一面匆匆地向前赶路,一面神色不安地东张西望。两个推土车的山东大汉,急促地喘息着,从嘴里不断地喷出白气。

这时,村庄中剩余的农人正端着稀饭碗,瑟缩地蹲在路边的太

阳光下。大家都非常沉默；老年人的咳嗽声，孩子们的吸进鼻涕声，和喝稀饭的呼噜声互相应和。当这一群客人从村边出现时，他们惊异地抬起头，端详着客人的服装和神情，好像发现了一个不能理解的严重问题。他们纷纷地从地上站起来，对走过面前的客人打着招呼：“歇一歇吸袋烟吧！”“请喝碗稀饭吧！”虽然他们的声音表面上同往年一样的朴实和亲切，可是骨子里却满含着恐怖和关怀。他们一面打招呼一面在心里问：“他们到底是哪儿的人呢？难道不晓得这条路上的情形么？”等客人走出村庄后，他们就拿这些过路的“洋学生”作话题，纷纷地谈论起来，因为差不多半年以来，他们就没有在这条官路上看见“洋学生”和远路人了。

被善良的农人们所关心的这群客人，他们何尝不知道自己所经过的地带是多么危险，不过除此外又有什么道路可走呢？三天来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死亡的威胁中，只好忍受着命运摆布。在这条官路上，他们已经好几次看到横陈在路旁的、被土匪杀害的尸体，也时常听到稀疏枪声。如今这奔回故乡的长途已经差不多走了一半，再有三天或四天就可以脱离了危险地带。每天晚上住店时，他们所听到的都是些恐怖消息，不是说某地方又烧了几个村庄，便是说某村庄又打死了多少男女。有时他们简直不敢向店家打听消息，甚至对店家也抱着很大疑惑。有时他们刚刚走过不久，土匪将他们后边的旅客劫杀；有时又恰巧土匪将前边的旅客劫杀完毕，他们幸运地从出事的地点通过。这些毫无把握的幸运不仅不能解脱他们心上的恐怖，反而更增加对前途的恐怖和忧虑。他们是多么的想一步就跳到故乡，但是这条长途是多么的不易走呵！

“我说，芹生，”一个叫做胡玉莹的廿三岁的青年，终于打破了沉默说起话来，“那个家伙我越想越发疑，你看会不会出岔子？”

陶芹生一直皱着眉头，胡思乱想着。他是一个神经质的青年，敏感，多疑，容易陷入绝望的忧虑之中。自从打信阳逃出以来，不

管白天多么辛苦,他没有一夜不是惊心吊胆的不能安眠。他虽然比他的弟弟菊生只大三岁,可是对兵和匪的事情远较菊生了解的清楚。菊生刚满十四岁零两个月,完全是一个活泼天真的小孩子,把冒险当作游戏和英雄事业,死的威胁只能引起他一种漠然的害怕。只要别人不提醒他土匪是多么残忍,他反而很希望能遭遇一次危险,看一看土匪到底是什么样子。芹生很爱他的弟弟,假若不是同菊生一道,他也不会像如今这么操心 and 害怕。一时一刻,他都在设想种种不幸的事情降临,准备着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他弟弟的平安还家。正因为他想得太多,晚上不是失眠便是被噩梦缠绕,此刻他的脑壳里像满塞着潮湿的木片,胀得发疼,对于胡玉莹的话一点也没有听见。

“芹生! 芹生!”胡玉莹靠近一步小声叫。“我怕那家伙不是好人,说不定会是个眼线。”

“我也是这样想,”陶芹生蓦然转回头来说。“我早就疑惑他不是个正经家伙,没有敢说出口来。刚才他一往那条小路上走去,我越发觉得奇怪,所以才催你们赶快走。”

“你们说的谁? 是那个昨晚间跟咱们住在一个店里的家伙吗? 我也看他有点来路不明!”商人打扮的中年人插嘴说,脸色发白,声音禁不住有点微颤。

胡玉莹肯定地补充说:“刚才的枪声就是从他去的方向传过来的……”

“不要管他!”陶芹生像下紧急命令似的喘着气说:“我们赶快走,越快越好!”

两把小土车落在他们的背后约摸有一箭远,陶芹生和商人打扮的中年人焦急地转回头来,催促推车的放快脚步。坐在土车上的陶菊生正观望着荒凉的隆冬原野,这景色他仿佛在什么小说上曾经读过,从他的天真的心头上生出来一些捉摸不定的诗感想。一听见前边的喊叫声,又看见他们的惊慌神情,陶菊生和另一位姓张的小孩子蓦地跳下土车,向前跑去。姓张的孩子拉着那位中年

商人的袖口,害怕地咬紧嘴唇,不敢问到底要发生了什么事情。菊生明白了大家害怕的原因之后,他虽然觉得他们对那位怪人物的猜疑未必可信,但心上也多少有点紧张。他一面跟随着大家匆匆赶路,一面幻想着他们突然被强盗拦住的情形,在心上创造着惊险故事。忽而他幻想着在强盗的射击中勇敢地逃脱;忽而他仿佛看见他和同伴们都被土匪捉住,他微笑着一言不发,对腿肚上洞穿的枪伤仅只淡淡地瞟了一眼;最后,他仿佛看见母亲像疯了似的在旷野嚎哭,野风吹散了她的苍白鬓发。看见这最后的一个场面,他的心顿然间充满凄酸,两只大眼睛也跟着湿润起来。

“二哥!”陶菊生为要解脱心上的凄酸,眼睛望着旷野说,“我想是不要紧的。咱们吃早饭的那个镇上还有民团,前边十几里路是郭集,听说也有军队驻防,只要走过去这个坡子就好了。”

“民团跟军队有啥用?”芹生忧愁地回答说。“现在的民团跟军队都靠不住!他们白天是民团跟军队,晚上就是土匪;穿上二尺半是民团跟军队,脱下二尺半就是土匪。”

“对啦!”商人打扮的中年人接着说。“荒乱年头,军队跟土匪通着气儿。要不是土匪跟军队通气儿,土匪会能够闹得起来?……”

又一响枪声从刚才的方面传过来,使他们的谈话突然中断。他们惶惑地向枪声传来的方面望去,只能望见还没有消尽的白雾笼罩着起伏的丘陵,远远的接着天边。除此之外,就是些包围在薄雾中的村落影子,静悄悄的,像死去了一般。大家不约而同地又想起来那个身材又高又瘦、脸色黑青、眉目间带着凶气,有一个阴狠的鹰鼻子,穿一身黑色衣服,腰里束着蓝布战带<sup>①</sup>,自称商人而实际不像商人的可疑人物。于是,他们每个人的心被恐怖的黑手捏得更紧了。

---

<sup>①</sup> “战带”是北方乡下人所束的一种腰带。

半个多月以前，吴佩孚正指挥直系军队在山海关和九门口一带同奉军鏖战<sup>①</sup>，不提防冯玉祥从察哈尔回师进入北京，拘留了大总统曹锟，断了吴佩孚后路。吴佩孚从秦皇岛经海道到武汉，逃回河南，希望重新组织力量作战。由于奉军和国民军的继续压迫，使他不能在郑州和洛阳立住脚步，于是他就带着留守在河南的残余部队，顺平汉线向南撤退到信阳一带，打算到不得已时退入湖北。吴佩孚一到信阳，信阳立刻充满了战争空气：城里和郊外驻满了乱兵，车站外的丘陵地带掘了战壕。住在城里的地主和商家纷纷逃往山中，乡下的土匪也立刻猖獗起来。

陶菊生兄弟和胡玉莹在信阳读的是一个教会中学，坐落在西门外的浍河北岸，校长是一位美国牧师。因为战争局势的紧张和军队的纪律败坏，学校解散了，他们从兵荒马乱中逃了出来。从信阳回他们的故乡本来有一条捷路，靠着大别山和桐柏山的北麓漫向西北，有五百里出头模样。许多年来这条路完全被土匪遮断，没人敢走，也慢慢被人忘记。另外一条路绕得最远，是从许昌到南阳的那条官道，平常虽然也土匪如毛，但能够通行的机会比较多。如今许昌那一带发生战事，这条路也被隔断，因此他们只好赌着运气，走驻马店往西的这条没人敢走的荒废官路。

离开信阳的时候，平汉线南段的客车已经不通，所有的车辆都是连明彻夜地运输军队。他们随着些难民一道，顺铁路徒步北行，遇着小土车就雇来坐一站两站。中途也曾经遇见运煤的铁皮车，他们向站房买了车票，站在空铁皮车厢里，上边飘着雪花，北风鸣

---

<sup>①</sup> 这次大战在我国现代史上称为第二次直奉战争。

呜地吹着，冻得他们几乎死去。每天晚上，在日落前赶到较大的车站上，住在教会的礼拜堂内。教堂外常常彻夜听见乱枪声，打门声，啼哭声，都是乱兵在奸淫抢劫。离开驻马店以后，他们所走的是一种更阴惨的地狱世界，教会失去了她的保护力量。不过，在这样的苦难时代，活着本来就等于冒险，不冒险又怎么办呢？

在恐怖中他们拼命地向前赶路，谁都不敢多耽误一分时间。当他们翻过了一道浅岗时，望见那驻有民团和军队的叫做郭集的市镇出现在岗坡下边，至多不过有四五里远。他们都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关又快过了。陶菊生重又仰卧在土车上，很天真地编织着小说故事。那位叫做张明才的小学生，坐在土车上一声不响地吃着烧饼，并不是因为饿，而是由于他感到无聊。胡玉莹和那位商人打扮的中年人一边走一边闲谈，偶尔陶芹生也插进一句两句。将近中午的阳光温和地照着他们，那个穿黑衣服的怪人的影子也开始从他们的心上淡了下去。但正当他们不再警惕着有人会追赶他们的时候，有一个凶暴的声音从后边突然发出：

“站住！”

他们不约而同地打个寒战，转过身子，发现有几个人托着步枪从岗上跑下来，相距不过二十丈远。

“不准跑！动一步老子用枪打死你们！”另一个半沙哑的声音命令说，同时枪栓也哗啦响着。

不管陶菊生刚才幻想了多少冒险故事，此刻也如同别人一样，茫然失措地听从着土匪的命令。不过他的腿没有打颤，并且还故意露出镇静的笑容。他转了一下头，向同伴们瞟了一眼，恰巧和芹生的惶恐的眼光碰在一起。“别说我们是上学的，”他听见芹生对他悄悄地嘱咐说，“就说是吴佩孚那里……”他把头轻轻地点一下表示明白，不让芹生再说下去，因为几个土匪已经跑到他们的面前了。

“你们是干啥子的？”一个跑在最前的麻脸土匪喘着气问，声音像擂鼓一样的震击着人的耳膜。

旅客们几乎同声回答说：“我们是……”

“不准扯谎！”一个麻脸的土匪吩咐说：“谁扯一句谎，就给谁钻一个枪眼儿！”

“一个一个地问他们。”第二个赶来的车轴汉<sup>①</sup>土匪向麻脸的土匪叫着说：“先问那两个小家伙！”

第一个被盘问的是张明才。他吓得浑身打颤，眼睛里充满泪水，嘴唇搐动着吐不出一个字来。

“快说！”车轴汉的土匪喝叫，“你不说老子一枪打死你！”

“快说你家住哪儿，在啥子地方上学堂！”另一个刚刮过络腮胡的土匪催促说。

紧拉着张明才的一只胳膊的那位中年人用哀求的声调说：“他害怕，你们让我说吧。我们是赊镇人。他在信阳第三师范附小读书，我在信阳帮人家做生意。近来信阳要打仗，生意歇了业，学校也解散了，他父亲托我带他回赊镇……”

“你说！”麻脸的土匪急躁的转向胡玉莹，大声命令说。

“我是邓县人，在信阳信义中学读书，现在学校解散了，要回家去。”

胡玉莹的话一结束，不等土匪开口问，陶菊生就跟着说他同芹生是亲弟兄，芹生在吴佩孚的第三师<sup>②</sup>当学兵，他当幼年兵，如今军队给打垮了，只好换便衣转回家去。他还说如果大家喜欢要什么东西，可以随便拿去用，只要给他们留一点够吃饭的路费就行。他的话说得极其快，极其大方，孩子气的脸颊上一直带着笑。看见弟弟的勇敢和镇静，芹生也跟着胆壮起来，喃喃地帮菊生说话。土匪们想不到这个小孩子竟会是这样胆壮，使他们都不好意思对他拿出来凶暴态度，连那位麻脸的土匪也在肚子里点头称赞：“好，好，怪有种的！”他向弟兄们交换了一个眼色，盘问的工作就算

---

① 短粗身材，像车轴一样。

② 第三师是吴佩孚的基干部队。

完了。

“跟我们一道去，”麻脸的土匪态度温和地命令说：“去见见我们的管家的。”

这一群不幸的旅客被土匪带领着重又翻过刚才下来的岗坡走去，像一群被驱赶的山羊一样。陶菊生兄弟几次试着同土匪们攀谈，希望能弄清楚他们的意图，都没有得到结果。翻过岗头又走了一里多路，土匪带他们走下路旁边的一条干沟，开始搜他们的钱财和衣物。那位新刮过络腮胡的土匪从小土车上找到了菊生的一件秋天穿的灰色大褂，赶快穿到身上，一面乱扭着身子端详长短，一面咧着嘴嘻嘻地笑，稍微有一点不好意思。那大褂只搭到他的膝盖下边，颜色又过于轻浅，男不男女不女的，惹得别的土匪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然而络腮胡却把这件孩子穿的灰色大褂珍贵地脱下卷起来，揣进怀里。一个年纪最轻的土匪从车上拿出来一本英文字典。因为从来没看见过这样装订的怪书，他十分惊奇地问：“这是谁的？”菊生立刻回答说：“那是我的书。幼年兵也读书的。”年轻的土匪把书翻一翻，望着同伴们笑一笑，自言自语地叹息说：“这么厚的洋书！”随后他掂一掂它的轻重，就把它放回车上。

土匪们搜索过财物以后，带着捕获的旅客们顺着一条小路向东南走去。刚才旅客们心上还保留着几分被释放的希望，如今这希望一步一步地幻灭了。看情形，这分明不是普通的所谓“截路”，但到底要把他们往什么地方带，是不是要把他们杀害在一个离大路稍远的荒僻地方避免招摇，叫他们无从推测。死的恐怖重又猛烈地袭击到每一个旅客的心上，使他们忽而想到故乡，想到家人和亲戚，想到死后种种，忽而又想到意外的救星……思想是那么飘忽不定，就像是在做着噩梦一般。寂寞而忧郁的原野被一种神秘的氛围所笼罩，看不出一点动静，听不见一点声音，连地上的阳光也叫人起无限凄凉之感。

又走了一刻钟模样，他们被带进一座被烧毁的农家小院。有一个商人装束的老头子在门外的地上躺着，一颗眼珠可怕地向外